

从《〈月月小说〉评议》中看吴趼人

《〈月月小说〉评议》一文，原来发表于民国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六月上海国华书局印行的《小说新报》第五期。四年以后，民国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六月国华书局将当初各报刊发表的各式各样的一百篇文章汇编成《百样锦》一书，分四册出版，此文作为第四十六篇收录在第二册内。《百样锦》选收此文，删去了原文中由《新小说》谈起的头一段（约二百字），和最后提到《小说林》与《竞立小说月报》的末两段（约六百字），只采用了其中专评《月月小说》的那几段（约一千八百字）。并将原来的题目《月刊小说评议》改为《〈月月小说〉评议》。这样的一删一改，都很恰当。因为原来的文章虽说评议了四种小说月刊，其实突出的是《月月小说》，另三种不过大略带及而已，这一点从他写的文字多寡的比重上就看得出来。特别此文对

《月月小说》的评议较为全面概括，褒贬分明。而且此文出现在清末民初书评文章尚未普遍发达的时期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至于作者新楼，据《小说新报》编者在此文前的一行按语看来，这是一篇读者的来稿。

兹将新楼的《〈月月小说〉评议》全文照录如下：

《月月小说》月报，为吴趼人、周桂笙二君所组织，以继梁任公创刊之《新小说》之后者。八期而后，忽然中止。后得许伏民、沈济宣二君赓续出版，亦二十四期而止，与《新小说》同其寿命焉。内容丰富，而未免失之过滥。短篇中佳作颇多，长篇如历史之《两晋演义》、《云南野乘》，社会之《后官场现形记》等均佳，惜均不全。其余有刊一二章者，三四回者，无评论之价值。唯天僊生所译之《玉环外史》，译笔叙事，并皆入妙，惜仅登七章。最特别者，为名《柳非烟》之一种，体例则章回不成章回，笔记不成笔记，词句则文言不文言，白话不白话，事迹则既非科学，又非理想，非言情，非侦探，支离妄诞，阅之不知其命意何在。译本之最劣者，为《紫罗兰》，叙事译笔，两无可取，阅之令人作三日恶。传奇以玉泉樵子之《风云会》为杰作，风流豪爽，兼而有之。其余门类虽多，无甚特色。唯吴趼人之谐著《俏皮话》，近人窃取甚多，各报不察，屡有刊登，如《猪之别号顽固党》、《鼻涕不怕冷》等是也。附志于此，以警当世之抄袭大家。

报中所登小说，略志于下：

《劫余灰》，书叙陈公儒之子耕伯，方与朱小翁之女婉贞订婚，忽以赴考失踪，而婉贞又以随父至外祖家，中途被叔仲晦计卖与妓院，转辗数处，历尽艰险，终得完璧返家。后误传耕伯已死，婉贞乃奔丧守志焉。既二十年矣，会公儒九十生辰，不意耕伯忽归，乃知考毕出场，亦为仲晦诱人猪仔馆，而贩至南洋者，至是始得完聚云。全书布局甚佳，诠释情字，多未经人道语。描写小翁之古道，仲晦之奸狡，婉贞之贞烈，李知县之贤明，黄学农与老尼妙悟之义侠，各极其妙，洵佳著也。

《上海游骖录》，叙一士人被诬为革命党，抱家破人亡之痛，而亡命于沪上者。叙事用笔，均入情入理。描写上海之假革命志士，可谓穷形尽致。唯议论时事处，间有不符之语耳。

《发财秘诀》，此书所记之人，皆旧时商界中大名鼎鼎者。如陶庆云之为唐景星，近今之为太古等。（此仅意测而已，确否不知也）。事之虚实，吾姑不论，而笔墨则固雅俗共赏者也。末回知微子喝破发财诀一段尤妙。（近见某报有抄袭此段文字充一短篇者，惜其名已忘却，俟后查得再行宣布。）

以上三种，均吴趼人著。吴君所著者，有《南方报》之《新石头记》，《新小说》之《痛史》、《怪现状》，本报之《两晋演义》、《云南野乘》，《竞立小说月报》之《剖心记》，及单行本之《恨海》等。以一人之笔力，

成书至十余种，无一字取材于舶来之品，而又各极其妙，无一事之雷同。近世小说家中，洵当首屈一指矣。

《后官场现形记》，为署名白眼者继南亭《官场现形记》而作也。自云南亭之作均述官场丑态，兹作一反其意，均述贤吏良政焉。笔墨甚佳，未刊毕。

《新泪珠缘》，天虚我生著。叙事甚佳，笔法亦雅秀。余谓作白话体，宜简洁而明画，句法须圆活，一人有一人之声口，使阅者如见其人。不宜如《未来世界》（此书亦刊于本报者，笔墨庸俗，无评论之价值）之嵌用骈骊语，令人欲呕。本书之可爱，即在无以上诸病耳。《泪珠缘》六十回，余未见过，不知是一人手笔否？

《新镜花缘》，书中隐指时事，不脱寻常俗套。十二回后，作者自云当另编有味之书，以供青目，其亦自知无味矣乎。

《新封神榜》，此书叙事用笔，一无可取。余谓小说虽小道，然作者终须有一宗旨，或网罗历史，或描写社会，或发表理想，如是则笔墨虽不甚佳，亦不致遭人厌恶。然近时作者大率持以稿易金主义，是故昔有某书者，今必亦有某书。能与原书并存否，何尝想及，故斯类小说，皆无可观之处。唯吴著之《新石头记》为例外耳。

《醋海波》，此书即《小说时报》之《秋风纨扇谈》，译笔互见详略，似此本较为简切，删去首尾数节甚是。《纨扇谈》词句虽稍典雅，而首尾所赘，似为蛇足。于斯可见译事之难，然非二本比较观之，何从判

其高下。故译本之重复者，余不弃也。

《海底沉珠》、《左右辞》二书，均周桂笙译。布局译笔均佳，但情迹简短，一览之后，即无余味。

《刺国敌》，是书资料甚佳，为欧洲故事之一。惜译笔太俗，不能以激昂慷慨出之，故毫无精彩。

《三玻璃眼》、《盗侦探》二书均无味，阅之令人欲睡。余如《柳非烟》、《含冤花》、《红宝石指环》等，皆恶劣。

综观《月月小说》之佳处，在以新著见长，不似今日各报专以译本充篇幅也。使刊行至今，当成书不少矣。

——吴趼人创办与主编的《月月小说》，一九〇六年九月创刊，次年十二月停刊，共出二卷二十四期。虽然第九期起改由他人主持，而吴始终是总撰稿员，《月月小说》发表他的作品最多，这一事实也就显示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评议吴趼人的作品。

新楼对吴趼人作品的评价十分肯定，可归纳成四点：第一，他列举《月月小说》上的佳作，大都是吴趼人所作，首先便举出连载小说《两晋演义》和《云南野乘》。第二，他专为《劫余灰》、《上海游骖录》、《发财秘诀》三部吴著小说分别作了评析介绍。第三，他批评《新镜花缘》、《新封神榜》这类“新”写的小说“皆无可观”，唯独对吴趼人发表于《南方报》的《新石头记》视作例外。第四，他又着

重兼带到并非登载在《月月小说》上的《痛史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剖心记》和《恨海》等多部吴趼人小说。而他综观吴趼人作品得出的结论是：“以一人之笔力，成书至十余种，无一字取材于舶来之品，而又各极其妙，无一事之雷同。近世小说家，洵当首屈一指矣。”

新楼还特别说到“吴趼人之谐著《俏皮话》，近人窃取甚多，各报不察，屡有刊登，如《猪之别号顽固党》、《鼻涕不怕冷》等是也。附志于此，以警当世之抄袭大家。”又说《发财秘诀》“末回知微子喝破发财诀一段尤妙。近见某报有抄袭此段文字充一短篇者，惜其名已忘却，俟后查得再行宣布。”事实上，不但吴趼人在世时作品经常被人抄袭，在吴去世后，更有假冒他所作的赝品不断出现。清末广智书局出版的两部小说，岭南息影庐主编译的英国言情小说《红泪影》和无歆羨斋主编译的美国侦探小说《情魔》，到了民国，世界书局一九二六重印《红泪影》，广益书局一九二九年重印《情魔》，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改成我佛山人吴趼人了。

近来我又见到一本上海东亚书局一九二〇年出版的《李雪芳》，六十二页三十六开本的小册子，亦署我佛山人编。李雪芳是粤剧名女伶，广东南海人，与吴趼人是同乡。以前吴趼人为上海名妓胡宝玉编写过专书，那末再为同乡名女伶编写一书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况且这位李雪芳，曾得到南海大名人康有为的推许；当初她的捧客

将她和京剧名伶梅兰芳以“梅雪”并称，各领风骚，也值得编书。可是翻开书来一看，李雪芳是一九一九年才初次来沪演出，其中捧场的陈小蝶赠诗和张丹斧趣文，均作于民国初期。按吴趼人已在清末宣统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去世，他怎么能够将这些身后的诗文編集起来呢？显而易见，这又是一本冒充吴趼人的假货。

此外，评议文章中最后指出了《月月小说》五种恶劣无味的小说，其中之一即《盗侦探》（又名《金齿记》），这部二十二回的侦探小说，署解朋原著，迪斋译述。此书与廋叟的教育小说《学界镜》（《月月小说》刊出四回），阿英也曾误认为是吴趼人的作品。后经查考，廋叟系河北人谈治之别名，迪斋亦另有其人，均已作了否定。新楼对《盗值探》贬为“阅之令人欲睡”，此言出自对吴趼人作品一贯赞美且素有研究者之口，亦可看作此书决非吴之手笔的一个佐证。

总之，我们要了解吴趼人在清末小说界的地位、作用、影响，以及别的一些有关情况，这篇与吴同代人的评议文章，很值得一观。

作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